

到北海去

铃子叮叮当当摇着，一切低起头在书桌边办公的同事们，思想都为这铃子摇到午饭的馒头上去了。我呢，没有馒头，也没有什么足以使我神往的食物。馆子里有的是味道好的东西，可是却不是为我预备的。大胆的进去吧。进去不算一回事，不用壮胆也可以，不过进去以后又怎么出来呢？借到解一个手，或是说“伙计伙计，为我再来一碟辣子肉丁，赶快赶快！让我去买几个苹果来下下酒”，于是，一溜出来，扯脚忙走，只要以后莫再从这条路过去。但是，到你口上说着“买几个苹果”想开溜时，那伶俐不过的伙计，看破了你的计划，不声不响的跟了出来，在他那一双鬼眼睛下，又怎么个跑得了呢？还是莫冒险吧。

于是，恍恍惚惚出了办公室，出了衙门，跳上那辆先已雇好在门外等候着的洋车。

这在他的的确确都是梦一般模糊！衙门是今天才上。他觉得今天的衙门同昨天的衙门似乎是两个，纵门前冲天匾分明一样挂着。昨天引见他给厅长那个传达先生，对他脸不烂了；昨天在窗子下吃吃冷笑的那几个公丁先生，今天当他第一次伏上办公室书桌时，却带有和善可亲的意思来给他恭恭敬敬递一杯热茶。……

似乎都不同了，似乎都立时对他和气起来，而这和气面孔，他昨天搜寻了半天也搜寻不到一个。

使他敢于肯定昨天到的那个地方就是今天这地方的，只有桌上用黄铜圆图钉钉起四角，伏伏贴贴爬到桌面上那方水红色吸水纸。昨天这纸是这么带有些墨水痕迹，爬到桌上，意思如在说话，小东西，你来了！好好，欢迎欢迎。这里事不多，咱们谈天相亲的日子多着呢，……今天仍然一样，红起脸来表示欢迎诚意。不过当他伏在它身上去察视时，吸墨纸上却多了三小点墨痕，不知谁个于他昨天出门时在那上面喂了这些墨给它。哈哈！朋友，你怎么也不是昨天那么干净？呵呵，小东西，我职务是这样，虽然不高兴，但没有法，况且，这些恶人又把我四肢钉在桌上，使我转动不得。他们喂我墨吃，有什么法子拒绝？小东西，这

是命！命里只合吃墨，所以在你见我以后又被人喂了一些墨了！难道这些已经发酸了墨我高兴吃它，但无法的事。像你，当你上司刚才进房来时一样，自然而然，用他的地位把你们贴在板凳上的屁股悬起来，你们是勉强，不勉强也不行。我如你一样，无可如何。

吸墨纸同他接谈太久，因此这第一日上衙门，他竟找不出时间来同这办公厅中同事们周旋。

车子同他，为那中年车夫拖拉着，颠簸在后门一带不平顺的石子路上。

这时的北京城全个儿都在烈日下了。走路的人，全都象打摆子似的心里难受。警察先生，本为太阳逼到木笼子里去躲避，但太阳还不相容，接着又赶进去。他们显然是藏无可藏了，才又硬着头皮出来，把腰边悬挂在皮带上那把指挥刀敲着电车道钢轨，口中胡乱吆喝着。他常常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再无聊没有的人，如今见了这位警察先生，才知道这人比自己还更无聊。

“忙怎的？慢慢儿也还赶得到——你有什么要紧事，所以想赶快拉到吧？”他觉得车夫为了得两吊钱便如此拼命的跑，太不合理。

“先生，多把我两个子儿，我跑快点。”

车夫显然错会了意思，以为车座嫌他太慢了，提出条件来。

因这错误引起了他的憎恶来。“唉，你为两个子儿也能累得喘气，那么二十个子简直可以换你一斤肉一碗血了！……”但他口上却说：慢点也不要紧，左右是消磨，洋车上，北海，公寓，同时消磨这下半天的时光。

“先生去北海，有船可坐，辅币一毛。”大概车夫已听到座上的话了，从喘气中抽出空闲来说。

车夫脾气也许是一样的吧，尤其是北京的，他们天生都爱谈话，都会谈话。间或他们谈话的中肯处，竟能使你在车坐上跳起来。我碰到的车夫，有几个若是他那时正穿起常礼服，高据讲台之一面肆其雄谈时，我竟将无条件的承认他是一个什么能言会说的代议士了。我见过许多口上只会那么结结巴巴的学者，我听过论救国谓须懂五行水火相生，阴脉经，忌谈革命的学者。今日的中国，学者过多，也许是积弱的一种重要原因吧！

“有船吧，一毛钱不贵——你坐过船不曾？”

“不，不，我上年子还亲自坐过洋船的，到天津，送我老爷到天津。是我为他拉包月车时候。他姓宋，是司法部参事。”他仍然从喘气中匀出一口气来说话。过去的的生活，使他回忆亦觉快适，说到天津时，他的兴致显得很想笑一阵的神气。“咦！那洋船又不大！有像新世界那么高的楼三层，好家伙！三层，四层——不，先生，究竟是三层还是四层，这时我记不起了。……那个锚，在船头上那铁锚，黑漆漆的，怕不有五六千斤吧，好家伙！”

他，不能肯定所见的洋船有几层，恐怕车坐对他所说不相信，故又引出一个黑漆漆的大铁锚来证明，然而这铁锚的斤两究难估计，故终于不再做声，又自个默默的奔他的路。

这不一定。大概三层四层——以至于五六层都有。小的还只有一层；再小的便像普通白屋子一样，没有楼。你北京地方房子，不是很少有楼的吗？”

这话又勾动了健谈的话匣子，少不得又要匀出一口气来应付了。

“对啦！天津日本租界过去那小河中——我是在那铁桥上见到的——一排排泊着些小舶子，据说那叫洋舶子。小到同汽车不差什么，走动时也很快，只听见咯靠靠和汽车号筒一样，尾子上出烟，烟拖在水面上成一条线……那贵吧，比汽车，先生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外国人真狠，咱们中国人造机器总赶不上别人，……他们造机器运到中国来赚咱们的

钱，所以他们才富强……”

话只要你我爱听，同车夫扯谈，不怕是三日三夜，想他完也是不会完的！但是，这时有件东西要塞住他的口了。他因加劲跑过一辆粪车刚撒过娇的路段，于是单用口去喘气。他开始去注意马路上擦身而过的一切。

女人，排排排排排，一出来就遇到这些敌排，一举目就见到这些鬼物，花绸的遮阳把他的眼睛牵引到这边那边，而且似乎每一个少年女人擦身过去时，都能同时把他心带去一小片儿。“呵呵，这成什么事？我太无聊了！我病太深了！我灵魂当真非找人医治一下不可！我要医治的是灵魂，是像水玻璃般脆薄东西，是像破了的肥皂泡，我的医生到什么地方去找？呵呵，医生哟！病入膏肓的我，不应再提到医治了！……”手帕子又掩着他的眼睛了，有一种青春追捉不到的失望悲哀扼着了了他的心。

这是一条新来代替昨天为鼻血染污了的丝质手巾，有蓝的缘边与小空花，这手巾从他的朋友手中取来时，朋友的祝告是：瘦身小弟用这手巾，满满的装一包欢喜还我吧。当时以为大孩子虽然是大孩子，但明天到他家时为买二十个大苹果送他，大概苹果中就含有欢喜的意义了。明天就是这样空着还他吧，告他欢喜已有许多沾在这巾上。

一九二五年八月五日作

[返回](#)